

白榆集卷之八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三

爲瞿睿夫訟寃書

夫風蟬雨到得其候則鳴反舌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隆之爲黃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爲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殷勤之歡即問以其人之脩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

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沈寃至義聲
傾動千古彼皆于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
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
雨翫彼鳴其候爾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隆之言瞿
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
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
無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
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
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

花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
楚一夫耳束髮以才名取亮闡江漢之上一旦從吏
議罷孝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寃之何
故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寃也豈非以
一夫者之才名取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
卽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鬪口
民之沈于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自則
天下後世寃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凄
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

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雉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爲之附麗鴻響以碎冒後來故其寃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離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懷王則江潭之累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 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寃如九思者是聖喆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徂擊其邑令長襦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

誠與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寃之則惡得
真且徂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天子
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
戀久則思何徂擊之有卽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
由與今之不才包然其民民不能堪卽邑中羣起而
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坐其果出一夫徂擊如
古朱亥博浪之爲平果以邑人同作不道乎如出一
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如謂以邑人亂則此一令
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同仇而以一夫獨坐

可乎且民之所懷其誰能傾民之所仇其誰能芘黃
梅之事某以爲令實爲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
罪而以鼓衆倡亂曖昧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說
也某雅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
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卽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
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挺如雲也九思
所坐無亦才名爲禍蛾眉取憎爾固天下所共寃
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爲哉方漁釣海上
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竒才之瞿九思文掩中

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以註誤受惡爲塞下遷民
心傷其寃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
擊登聞鼓奏書自訟于 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
年十三博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
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寃願附緹縈之義某聞而壯之
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溫焉醇謹子用髮
纒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辦的然先
秦兩漢聲某此時忼懷而泣數行卽欲爲之作一牋
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某

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
婦足關天道皇皇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況
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靡蕪蘭芷之芳
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 陛下夢寐
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
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戈遠投窮
邊以飼豺虎悲吟于黃沙白骨之場躑躅于酸風烈
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
十三童子牽衣臥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謔孤兒

吟爲行道傷嗟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豈聞
文采銷滅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材培養國
脉也區區之愚蓋爲人材國脉寧詎止爲思一夫乎
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轡
室亦與歎于家無資財交游莫救乃若大俠郭解之
徒至使大將軍爲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
爲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游
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
而下于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蒼皇

北走徂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切
痛之某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于氣義愍其
寃狀而肯爲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
掉臂有涼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
明之智燭彼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寓戴仰華
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舍寃不止一
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鬯而猶然
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爲明公言之者某海
濱一介布衣素帶之士躡草履登朝踈愚罔知忌諱

直吐胸臆以進于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前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荅董生書

僕往授金不律于東皇先生下撞碧海上搯青霞嚼
呖赫煜震旦咸賞獨無奈丹元君見苦何而往愬真
宰夜使五丁鉅靈挾雷電見收幾爲所得比領教至
人謂管城若太橫雕繪滿眼靈明受障何由得見本

來其姑務埋照沈彩以還樸真僕始于是積而毀此
君封以大海紫泥而下葳蕤巨鑰此君性不受毀時
露光怪則取如來金剛杵將槌碎之又惜不忍下此
君懨懨在積中四三年于茲猛虎在檻毒龍投鉢終
不忘風雲騰躍心而主人翁又重負此君不能置之
天上白玉堂而下與刀錐同處譬如洞庭神女風鬟
憔悴而牧雨工既已受毀猶勝辱彼夫之手丘壑綠
多凌霄氣盡乃不意今日復爲足下所發也足下之
好僕至矣兩惠投瓊以明相憶赫蹠翩翩何其絕麗

也吾家不律甚神異豈耄我而遁逃向子形留神往
邪不然何此君猶故而精光銷亡也我四明洞天上
有瑤芝靈草下有赤水丹砂秀淑之氣蟠結人羣故
多雋朗近益斐然響奏金石字挾風霜屈指詞林漸
及足下足下不律矯矯作憲霞之鳳搏秋之隼矣夫
太山之雲合以膚寸而澤徧六合黃河之流出于如
絲而瀾助滄海大人鴻士出漸行遠積深發鉅斯光
耀天壤聲垂後來足下不觀曜靈之浴咸池挂于扶
桑乎其始蒼蒼涼涼其後乃如探湯故自光音天人

下來至于今如一日若石火流電一瞬過矣文考子
安蕭統陳思彼皆以絕代之才天其天年大都坐此
僕少不解事沾沾以五彩毫自喜冀爲天帝所怒電
甲長神往往下窺每片語將出風雷交發震怖欲死
幸帝原之謂毫端雖縱橫而胸臆頗柔澹以故稍得
寬假至今日亦危矣足下方在弱齡幸慎之僕願足
下爲矐靈不願足下爲石火流電也少而善自諂慎
神完氣足何物不辦何遠不到乎僕故少此今以助
足下久不答華札蓋正適僕焚筆研時比爲足下大

黃谿子所發遂復犯綺語之戒伸紙濡墨媿媿不覺
如河朔健將老學枯禪方跣趺面壁時豪少年過而
飛鞚舞刀橫槊誇其雄俊而挑之始嗒然冥然再挑
之忽起而應焉遂忘其故禪也僕之與足下何以異
此海上楊伯翼者僕之友亦足下之友也其爲文宏
麗不及僕而奇峭過之足下日與周旋一栖兩雄自
足千古其尚放僕收氣滅焰而密修實行無復以丈
二長女見挑也他日褐衣布帽相見大江之北請作
世外譚勿溷迺公事

與荆石先生

比來益苦拮据上官操下如束濕內理簿牘外罷將
迎真無刻暇每侍兵使者披肝瀝膽以世調外相看
足爲不肖鮑叔想因尊者弘獎日漸深焉不肖無以
致此近謁督撫公殊禮深眷有逾於初亦不知何自
得之踈愚之人守其區區固陋旣無長才遠略自結
上知又不能滑稽巧佞以諧時俗罪譴且語劓其固
然會有天幸上官日薄其責誠出望外敬謝大德知
石先生又復乞身吾道大自生色大官要路未覓曠

然樹立風味似只如此鴻漸卿列白首進賢身致之
後乞一二 恩典以表墓道則布衣之極矣一照破
之有何大光景次公此歸知達者不悶也卽以世俗
論之兄爲學士弟爲督學此猶不足必如何而後爲
足哉童子何知對尊者放言如此主臣主臣不肖某
日溷俗塵染緣更深願乞先生一言指迷長安之使
計獻歲初旬當回此舉殊非素心尚容再細求教不

與鳳洲先生

先生文字上帝所重在天下人可知初學小生能括

弄筆墨者卽思樞衣一見王先生得王先生片言以爲重某不肖偶得幸於先生數年以來絕不敢以筆札之役仰溷長者卽先君棄不肖十六年於茲而以家世貧賤故尚在淺土未得鏡片石而銘也每欲抱情搏穎求長者銘先君逡巡不敢及先生屏去外緣壹意修大道益不敢啓此口然往來於胸中未已也近聞長者在中關中雖焚筆研猶聞爲相知一搦管某迺復萌此念思微寵靈于長者先子布衣至性頗有被裘王倪之風一二行事類有道而踪跡又有新可

傳者嘗私撰一行狀未敢逕以爲請謹齋沐奉印儻
長者以不肯故憐而破格許之容以狀往悚息聽命
矣婁上兩學使者先後乞身自子喬而後有道達人
多好姓王何也先子之銘十六年不敢向長者長跽
乞銘而迄今尚不欲得他人文字此其情可念也唯
先生圖之

與麟洲先生

和石先生遂繼先生芳躅不聞通明之後卽有稱祖
征虜亭者甚盛甚盛以金籠頭散放水草故自天壤

每讀王無功辭賦至殷憂二世零落千秋榮深責重
樂不供愁古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
雜樹相糾長條交茹葉動猿來花驚鳥去想見王先
生標格埜蟻視虱轉足自醜矣某比益苦吏事如焚
過道幽人佳話便自瀟然飲水何況松桂當門流泉
迭砌高栖遠覽如先生者乎關洛紀遊藁乞再惠二
冊小敘不妨卽行大道默默不當擊鼓以求亡羊業
已爲之又安用掩耳盜鈴爲日以度田之役百冗久
失一訊率爾裁書不盡想仰

與王和石督學

先生與麟洲先生同視學政一入關西一遊宛洛先後挂冠風竦雲上高標朗映何必減陶通明拜表還句曲惜無公卿祖帳征虜亭勝事于此可占世道人情士大夫志溺于腐鼠智昏於金注塵勞外縛得失內煎白首一進賢冠如捧琉璃盤行九折坂惟恐或墜也先生風操如此可謂超類絕塵而世人猶欲皮相寥寥士且若之何昔許由讓天下而逃而逆旅主人疑其竊履漁父不愛執圭之爵而子胥以爲利其

寶劍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軒車入鄉山靈喜
可知也某身羈一邑小吏不能扁舟奉請仰睹紫芝
琉璃進賢求之此輩則某是也雖然麈尾駮乘鷄鵠
入室塵容狎人野性終在從此而往卽致位卿列出
入金紫數十年一旦無常貴人之骨不化乎三春之
華當其灼灼爛然滿眼須臾委於糞壤光景安在隙
駒石火昔人所嗟疇謂先生不達也歸就三逕父兄
師友論心問道慶快何如遣使緘詞聊表不佞緇衣
之好伏惟高明亮察侑以不腆悵爾神馳

奉李觀察

某才疎識闇獨抱其狷介之愚而自託于孤危之迹
俯仰今世子焉畸人不謂此生何幸得濫荷曠蕩之
知於明公每侍台慈略去苛禮忘形忘分款語移時
言言胸膈輒退而自喜爲得所遭恭惟明公英靈間
氣物望儒宗博大寬仁神明朗鑒誠百代卓絕竒偉
之賢俯視下走踈庸不啻眇矣誠不自意何修而得
幸於大人先生若此之薦至也虞翻有言天下一人
知己可以不恨況某之荷殊遇深眷者又世之卓絕

奇偉者哉明公以陽春造物靡市私恩而某亦勉持
素心耻爲巧佞卽今日之感恩銜遇刻骨銘衷似不
必津津于齒頰間道其感激但恩出異常人非土木
欲終默則情不能已第言之則辭不易宜區區下情
伏惟亮察自此之後朝夕兢兢恒恐不才墮落自負
明賢知顧是懼誓于此生靡敢贅忘咫尺台階瞻仰
天日每思摳衣叩謁輒以簿領所羈格于明禁亦特
心神半契不在形骸然泰山北斗之思烏能一夕而
去夢寐哉蒙諭取小集敬獻上一二冊統祈仁慈鑒亮

采不任殞越之至

與趙汝師太史

人之相與有同堂接席朝夕周旋而味未嘗不短有
形曠影絕咫尺河山而神未嘗不親神氣苟同卽形
骸可廢也某家海門少狎江鷗野鳧習成嬾性而不
幸爲造化勞人嬾自其性而勞又有以奪之以故事
多報罷然某爲人坦中意復頗能耐喧而居恒難干
絕俗不爲物先來亦不卻未嘗喜事事亦不少則咎
不在涉境而在坦中也案有簿牘門多將迎其踪跡

則然或非其好至如先生者第在當世若習以爲常
誠一入史冊便令千古景仰某則日接大賢邑屋煙
火相望雞犬相聞三年不將片辭無一日而去胸臆
士大夫郵筒不乏而獨久缺先生之一械也夫門前
之刺有可不接者而某則無有不接當世大賢有必
不可失者而某則坐而失之三年以某爲簡緣耶則
未見其簡以某爲好事耶則又似有不好者此其踈
而坦中大要可睹也日嘗受教于大人長者子溷溷
而可業抱隨夷之心而日有鄭莊之累胡不稍自峻

其龍門而自取煩喧爲某敬諾而不能從也僕豈不
知將迎之足以損官譽喧囂之足以耗心神哉性偶
不近高峻不能彊而就之然亦不能與人相比爲汚
行此或高明所諒耳先生高曠清真曠然物表貞不
絕俗和不徇時真僕之師也平生緇衣之悰誠切于
夢寐往君典嘗爲僕言先生亦有意乎不肖者近晤
箕仲言先生更深而莫君之言先生更深卽僕向往
之私遂如丸之脫於手僕不肖旣賤且愚不自知何
故時時得當世大賢豪傑心豈以雕蟲末技差足鼓

吹詞林抑或以其人坦中無腸見收也蓋僕之失處以踈其得處亦以踈賢者所取顧往往在此巧如轉圜捷如激矢巖如九層之臺深如無底之壑世亦不乏僕烏能然歲云暮矣百務填委草草修此牋奉候長者聊以致其三年積仰聞刻管轄二子將以敘見屬而不果何也區區此心願附門下青雲伏惟先生鑒察

與朱秀水

適以捕亡倉卒發賤刺不及附八行起居仁兄過蒙

垂情兼厚大教旣感且慙東望勞神青谿就李真盈
盈一水隔爾數載蹉跎不將尺素同心之義謂何何
寥落至此也乃知作吏之苦至使人人道并廢可歎
矣而仁兄神明豈弟之聲則耳熱心醉已非一朝以
此當夢遊神交可乎開之時亦來道仁兄風采朗如
玉山平湖君溫夷截肪皜然並映秀州一時有兩君
子在事可不謂盛哉弟布衣時曾薄遊就李宿真如
寺六夕于今十五年寺僧亦忘其姓名當是時未投
刺一人董一獨行駕鵞湖上遠堤看芙蓉木蘭無人

知者再遊何日得及使君在日過之沙門或以紗籠
相處爾一笑小集同一扇求教仁兄伏乞亮察爲苦
使者并以爲謝

奉徐司理

往蒙恩府相約聯舟並行侍教清燕歡悰良晤殊愜
下情不謂候送吳府公良久又以議處京糧逾時追
隨仙鶴瞻望不及旣違德意亦負素心悵惘悵惘竊
念恩府久勞於外跋履山川蒙犯霜露駢駢在塗春
日暮矣五葺芳草言念王孫大人得無過勞乎青浦

諸生郁承彬楊馬英標瑚璉美器某夙聞其人一見
相賞許以國士差可無雙不幸以家貧母老負米秣
陵偶因隣人之難遂及池魚之殃以註誤罷諸生而
非其罪也某心傷之嘗以官諍之督學使者至再至
三又嘗爲之抵書兩都諸明公其事業已大白督學
大人心許之而牽於成案慎重其事尚未得請今茲
郁生之抱愬亦微得之學憲之意旨乃蒙恩府神明
燭物洞察其寃辯孤桐於爨下收神物於獄底且無
因至前不知恩府何自得之臨軒數語宛薦悃悽直

自來集 卷之二
欲燃灰灰而起白骨士林相傳有至泣下者某也聞
之能不感動敬敬爲寒峻一頓首稱謝自後有可以
拔此生於泥塗者伏望明公相而圖之以終此大惠
某不任頂戴悚激之至

與辰玉

適聞兄有鼓盆之憂爲之怛焉動念我師業已知之
矣修短有數自不可逃大師道成功及眷屬嫂夫人
當生勿利天宮無疑又聞兄哀傷特甚幸稍節之昔
人有言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卽烏得不哀第兄旣栖心道門當希太上之旨不寧
以中下自處恩愛枷鎖正是生歿種子此賢夫人所
以不免也兄豈得復爾逝水滅燭哀亦何益以兄明
智當能自寬束帛辨香恕不躬往

荅金伯韶

仁兄才名滿東南需以歲月當代風雅惟足下主盟
乃退然挹損弘獎過情豈惟鍾期笑人亦無乃非仁
兄本懷乎弟年來日苦吏事侵尋鬢髮爲短四十成
翁元陽走失未免朝露之歎比且欲向金仙蓮座下

焚筆研矣足下方握風雅之權南面而指揮奔走天下豪俊而弟且奄奄作苦行頭陀任兄說詩說禮舌吐青蓮其如弟之嗒然不應何已矣哉西京大曆之業且放足下獨步歷下生殫精此道才不副氣亦凝千古足下努力當據其處何故讓人小詩一首送開之北行者足下試讀之可知鮑昭才盡春花秋實各有其時足下自愛

荅傅伯俊

開之解禪宗多聞彊記悟擊玄門不遺餘力然鄉落

宏肆未就實際說經說典口墜天花機鋒誠難與抗
而真高浮氣欲傾須彌山聞之每對僕風生僕冷然
可無酬答謹避其鋒而心殊不以爲然儒者之於二
氏日尋干戈此殆非祖師初意三家之旨將無不同
在世出世各闡道揚教人倫實際則儒者是宗超脫
清虛則二氏爲妙要之皆不出乎一心儒者將心體
事以就其實事盡而累遣何實非虛二氏屏事澄心
以還其虛慧生而境見何虛非實卽以二氏言之泥
有爲之法執長生之說此外道彼家則爾上焉者性

命雙修虛極靜焉與波羅蜜智何異調神出殼與道
合真漏盡我了入滅涅槃可謂殊塗同域吾想世尊
大士太上壺母虛空之上乘理往來當不啻椒蘭密
友如開之所云一棒一喝相見必仇若酒人罵座擔
夫爭道當無已時此大可笑也開之非惟不曉玄門
亦未達禪理不從心性上大鍊一番而徒多記教典
向人饒舌不休自增口業卽一部大藏反爲渠障魔
到那無常一字也都用不着蓋開之病全坐在太聰
明伶俐博聞彊記機鋒雄辯以此蓋世降人談道彌

多去道彌遠僕不識經典寡所聞見且姑從方寸上
作理會心本清染物故濁心本靜撓物故動心本空
着物故塞心本靈明障物故暗以漸去之還吾本體
制其發不若除其根頓未能除不若以漸漸至神明
朗徹何義不了何功不成初學地人且須調心御氣
寡欲去好學爲善人有何玄妙只務平常由此言之
千經萬卷千言萬語更何處用着開之自負辯才雜
視小弟謂僕不習講師懵無見解僕亦厭開之寥寥廓
泛濫無所棲泊舌端爛然忽昧真性以是不同利器

鈍根要亦天賦開之若能力去知見浮氣一返本始
詎可量哉足下聰穎絕人意思蕭然洵進道之器僕
本愚陋寡識徒以一片肝腸爲師真所收而于大道
茫無入處今所見第知學爲好人而已學爲好人進
則人道退亦無損吾無多岐何虞其亾羊五岳之期
願與足下同之幸無相負也

荅汪文學

麟川先生足下夫委煩囂者思空虛逃空虛者思羣
然物情故爾僕涉世未久所當通都孔道簿書錢刀

之事外損筋骨內耗元神計其所遭大非其平生所
習譬如野鶴爲人家雞雖羽翮摧頽風雲氣在天性
寬仁不幸有羶行爲萬物所歸又以雕蟲末技竊海
內虛聲而伎倆眉宇不甚駭人以故遊道日廣酬應
日繁無信陵之賢而有鄭莊之累種種起滅種種去
來野馬空花總屬幻妄當其味盡厭倦可言譬如赤
日暍天煩敲鬱攸每思陰山寒雲峨眉積雪夫道亦
何負於人哉解煩去鬱平情散懷凡夫得之以出苦
海疑神抱虛黜聰益慧至人得之以結聖果夫道亦

何負於人哉譬如羣飲於河小大充量矣下士聞道則大笑非故笑之坐於其所不知也蝶也嗜香蠅也嗜臭性之所近真不可強蛆日處於糞也自彼視之亦何異於枌檀蓮華者哉故處五濁之中而譚清虛之道則蛆也鳳安雲霄蛆安廁溷習乃安焉故鳳亦笑蛆蛆亦笑鳳其所由來久矣僕於大道未窺一斑而稟性踈朗踈朗之與清虛似爲近之不幸身在垢溷解脫無由譬之糞蛆雖未離糞然已覺矣無論迷覺矣而不力猶迷也無論穢矣而不盡猶穢也宿

根難拔結習難除內境難清外緣難簡鈍根之人易
行而難解利根之人易解而難行凡庸闖茸者多爲
俗所牽聰明特達者多爲智所闡總之敝形耗神都
失本來面目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何怪哉足下聰明
男子博聞強記伏讀來札襪襪百千言富矣其於此
道似有解矣燭物明理我輩不難而難於舍光塞兌
以還清虛自古不乏高明之士而多以其精神見解
用之功業文章而止卽功垂天壤文挾河漢其於性
命曾何損益毫毛是僕之所大懼也足下勉之夫道

戒饒舌僕已矣何言

與李惟寅

昨邑中有一諸生至自秣陵手持公一書二扇佳篇
奇麗秀色可餐信得六代山川之助南國詞人遂奪
精爽神伏神伏一水盈盈旌旄在望無從把臂日有
懷人計以上計日取道白門一圖傾倒恐計吏無人
南都理則當以北還徵服過之爾歐楨伯在可得日
夕不比部郎范公岫雲先是爲雲間李好學慕古爲
人深湛儵然清遠今居閒曹日閉戶焚香讀書而已

明公儻欲識其人乎則請先之家有諸孫和叔先太
宰丹山公嫡孫也少有奇抱多讀周秦漢晉書尤工
舉子業卓爾家駒先太宰故長厚聞於天下今諸孫
多推魯獨此子賢而有文某雅念之太宰箕裘至和
叔中衰甚矣又復落筆過縣齋旬日別去遊白門將
一觀燕磯牛首之勝以充拓心胸發舒文章而懷中
之刺苦無投者某爲引見門下以遊五侯卽無樓君
卿喉舌郭雲筆札或其庶幾明公不賤逢掖幸破例
况之渠意在得金陵主人一片寒氈希明公留心近

自序集
卷之二
十一
作數章書扇頭玉印二枚小集一冊附往

與罔伯

騏也果駿振鬣長鳴萬馬俱瘖矣世眼多翳故知孫
陽笑人男子失時則窮得時則駕龍蛇其德總屬偶
然幸弗作春風得意馬蹄疾之語足下一第乃其故
物不敢爲知己稱慶獨喜王氏青箱之業寄託有人
尊公得壹意玄修此足大快爾四明黃君若漢陽以北
上春官便道謁尊公并請足下幸作傾蓋之雅北上
聯鑣足稱聯璧此君儁爽故當不辱罔伯不腆之儀

隨例漫往幸存之

與鳳洲先生

去力還得詩三章字字如許長史玉斧口中語氣韻
蕭疎讀之冷然足快媿草蟲土蚓難和雲鳳之音爾
佳公子擢桂還某不得曳錦帶躡珠履來作堂上賀
客神馳神馳聊以世法遣使修賀幸存之已卯孝廉
黃君仲高年少有竒才爲人如衛洗馬潘懷邑而名
理玉屑亦復不減茲北上公車道出吳門生平望王
先生不啻卿雲列宿而懷中有刺御李無因某敢爲

之介紹希法眼爲一青以彼朗潤或金臺宮中掌書
焚香童子也一笑

與徐長孺

足下不諧于俗或亦有之然賢者高情遠韻出世軼
塵可謂玄超不可謂落鬼落鬼云者或箕踞散髮逃
于荒淫中雖矍然外爲恩恣甚則弁其內失之足下
天姿朗潤玉瓚黃流神情故超風格乃峻此自仲宣
子建輩中人方之正平彭策不亦遠乎固知君典之
命足下與足下之自命終不若僕之月旦爲當也僕

豈剪剪之夫以落冕爲不美哉足下實不似之然足
下宜亦爲此遊戲三昧僕類癡人說夢矣僕邇來宦
况日踈閒情轉薦夜來得大奇夢晨起仰視霄漢直
欲突然冲舉身未生羽翰彷徨無所之因欲與高賢
一散幽襟又不可得家僮催束死牛皮帶復加以進
賢冠誠太無聊漫爲一已一吐快賦絕麗讀之再三
如披大王風

又

當此大運度世者八百人有奇五羣僮不得與當是

罪孽深重河清不可再俟言之惘然丈夫七尺僕乃
侏儒侏儒亦可爲上帝弄臣置我白玉樓中鼓吹鈞
天當不減李王孫何爲見遺豈終作人間一溷子已
耶阿鼻地獄中恐亦着吾輩不得僕生平好慈悲若
入地獄便須偷石鐵槌今萬鬼散走出苦海之大荒
亦一快心事昨聞元美遂得證果爲之泫然久之蓬
萊山上向來無此大學問神仙此子乃遂得之僕雅
不解妬此不能不動念此言未可聞于路人幸秘之
積功修行足下勉旃歡賦請教佳敘大是濟陸門風

骨力風調稱其爲才子矣。祇媿拙劣不能當。

又

母夫人老疾非藥餌所延不得已。蚤暮焚香叩頭數十。明信苟孚。或幸而有濟。然不可必矣。割股之類。則小夫疏節非賢者事。開之。昨往婁江訪二王先生。數日再過齋頭。能一至此。不此君終奇物。

又

開之寄新集到。泛濫自讀之意甚得也。吾自知我鍾期不出戶。然終不可不與。足下一商之能借欵之及。

黃茂才見枉乎新涼可人政堪泛青谿解艇

又

日居委巷聞有原憲之貧使賢者至此無乃守土之
過敬割俸錢三十銖奉太夫人爲甘毳之寫

又

終朝馳逐至漏下之四鼓尚不得即安咫尺懷故人
言何能宣明珠暗投世事從古然足下當能自廣豈
有有才如徐長孺而長貧賤者耶第恐富貴咄咄逼
卿爾然僕之所望于故人不在富貴卿第安之

又

茅生當爲一言實欲更廉其狀足下第感其一餉之
德正無論其爲人其惠也可卻其死也可哀此足下
盛德事適讀其五言律亦復有佳語惜負才自放不
能深詣若小加磨鍊便足軼塵開之抵華亭與公等
周旋信樂僕未免齋頭岑寂耳此子談天灸轂大可
人意當以世外求之

與傅吳縣

遠道聯鑣殊適我願書來乃持首鼠何故子不思我

豈無他人大笑君典世緣種種而學相如茂陵之好
不已所謂閻王偶忘勾汝汝乃自求押到者天壤間
留得此君領略風月故自嘉區區爲此非敢與亡者
故爲異同此關四年勘一線不破又何貴聰明男子
哉足下愛人以德良善猶苦不蚤耳沈公子荀仁兄
厚恩自頂至踵蒲服造謝知仁兄不勝虎賁中郎之
恨矣旣不得追策長途相見之期乃在 關下臨書
惘然

白榆集卷之八終

白榆集卷之九

東海虞瑩真著

書四

與呂心文

五十日泰輿今標韻峻絕彭澤都水雁行也語頗紛
上有名園勝吳下顧辟疆良時氣爽風日熹微嘉賓
載盈絲竹雜作咄哉此樂可以忘年復有名瀟湘照映
雲壑宜其脫屣銅墨忽如飄風僕雖鄙無識每懷元
道州眉宇輒令名利之心都盡而足下所善沈嘉則

馮開之亦僕之友也卽謦欬雖隔聲氣固通徒以屬
當孔道旣賤且冗投瓊義重伐木風遐匪爲媿之又
自恨矣足下五十日泰輿棄去恐後僕四載由峯長
猶然兀兀不肯休宜其不敢自通於左右也讀君典
記文適先太史公子在坐相對泫然不勝茂援遺草
之感往歲聞君典開之借嘉則大醉友芳園酒闌遂
客滅燭移室闌出紅銷客去髡留遂盡一石闌之貽
書相詫日月幾何已爲陳迹矣嗟乎人生若此節紅
綃之會烏得不數數北以漢居常妄謂天下大事惟有

爾端其一脩身學道抱志炁栖神其一快意當前及時
行樂而鐘鼎竹帛不與焉膠擾憂勞日坐火宅下之
下者也足下端居默觀當大了了僕方縛世法而談
超然亦影子耳何時一被玄朗虛往實歸也

與朱可大

都門一別五見蕙草殘矣故人之念宛如車輪自仁
兄以才見妬踪跡杳然時便謂與東林慧遠爲隣玩
弄虎谿明月風塵之吏未敢逢通尺素邈忽聞故人
出宰乃得語谿是天以水國賜足下也芙蓉夾火鷄

鵲鷄鶻何物不宜人安問謫居哉語谿谿距青浦一衣
帶水隔不早自知問訊無恙此中良恨邑中有呂泰
興作令五十日翻然挂冠五柳先生之亞也聞其人
楚楚有致其家有園亭水石之勝可寓杖屨弟不識
其人友人沈嘉則與之善而雅言之遷客無聊或當
時一過遣不小詩一章不足覽觀第以明余心向往
縣齋多暇敢希報章小集爲開之所刻并致一冊大
勞雌黃跋足以竢大計當以何日行策馬燕郊把袂

非遠

荅朱在明

足下今之信陵春申也而菁華風調過之不佞醉心
故非一日乃儼焉辱信使承明覲良足喜矣若文字
之役故非征夫所任而百谷先生從艤中從叟甚力
辭之不可率然潘筆何足仰荅大雅要之王君大篇
懸諸日月矣疆弩之末何所事么麼數語足下其以
承君山之乏惟命置而覆君家之誓詭亦惟命第冒
潤筆益以汗顏爾明年渡江猶及與陽雁相值足下
有意乎能操一舸候僕沙渚之上請分鷗席而盟之

河干相送如雲征夫罷于奔命矣氣息惓惓略具不
寄辰玉

兩王先生爲弟破例出送河津獨足下負約不至意
不無小望焉然卿之苦情業亮之矣自去顏色便減
清虛父老子弟山人詞客提壺走雲陽道上如雲矣
飲酒作詩頗耗神氣無乃非先師與道兄意乎道上
寒山落木紅燭青驪觸目關心俱牽別恨足下焚香
看經罷亦嘗一念及征夫不孟孺欽之青雀相並無
以不留連水窮舟逝不得不問車馬討君乃別去各

熾然聲溱俱下明年以足下寵靈泛桃花水東下
富道過高齋了巴山夜雨時約如不信此言請臨河
而盟之留別詩手錄一冊附去求教爲我語尊公穰
飯自愛

荅張肖甫少司馬

明公間氣也勲業彪炳文章鉅麗心胸瀕洞器局端
凝翕赫權竒上薄雲天下絕地紀天下人無間于英
雄婦孺咸知明公神物異寶垂三不朽爲萬世規獨
立環視足空人代而明公自虛懷曠度多所包容折

節白屋弘獎寒畯常有以自下者此明公之志念深矣天下士所爲提肝挈膽而歸明公以此某海上鯁主少事筆研不自揆度常思抵掌而交諸公屬微天幸多辱諸君子矜睠謬列同心獨恨生平踪跡出入常與明公左未獲一奉卿雲之光時與士大夫扼腕言之卽欲修一赫蹏奏其薄技以自通於門下會某處疏賤簿書勞人而明公方在長安居重地踟躕岐路未敢輕溷尊嚴每於清風朗月私懷惘然及明公以本兵開府全浙密邇聲光節鉞甫臨恩信旋布矣

除大慙銷折姦萌不數月而底定南國間左晏然登
名山覽滄海雄章秀句下照波臣視昔羊叔子杜征
南畏如也某以是益想仰大人龍德須眉若何而胸
中之竒迺爾御李之思至形夢寐矣首夏行役如婁
東與瑯琊兄弟譚及明公會旌于正辱臨海上遂求
瑯琊折東爲通將摠衣修謁一慰生平日夜行抵官
奴城而明公南行一日矣悵快可言鄉士大夫爲某
言明公雅念小子聞小子不日且東爲隆停驂數日
相遲不至而後行顧某何人而鄭重長者用情若此

某益以感激嚮往彌誠計在七月北征不及雙星之
夕虎林肅候晤對非遙忽拜明規華棧神爽飛動書
辭悃欵相念良殷故知人言不虛可勝欣躍又蒙賜
一官舫長年業先三日來敬佩德意容相見時九頓
首階除先遣一介將其荒陋之辭借使者陳謝生平
淵蟲小技爲友人謬辱劖工敬獻之大雅門下仰求
教益不宣

與徐觀察

惟明公河嶽英靈文武器具秉鉞東方底定南國雄

嗜勲名爲當今第一。定牙開府晉司鼎鉉以光廟社
而垂竹素當計日取之某雖欽英風尚阻色笑間者
嘗以賤姓名通未及一望見卿雲之光瞻仰踟躕形
於夢寐北上欲覓一舫止擬修不腆之饋溷瀆台慈
偶吳門王文學自穀來越中曾及之百穀爲言歸出
虎林且具言之顧使君無何而舟人儼焉以札子至
寒家報舟楫已具固知明公神識蚤見迺其用情于
不佞某何其深篤至此悚激悚激某在七月初旬促
裝而北尚期停撓錢塘一把丰采而後行先以短刺

自明向往崖路不莊伏淮明公亮在

與顧觀察益卿

官舍風雨公廚盤餐名理清言留連永夕在世世出
兩寄深情千秋神合可以無恨恨西陵之楫促人茫
茫長江孤帆碧空搔首躊躇使人悵絕聞明公道體
彊徒已出視事喜劇喜劇北征官舫往嘗與百穀一
言之百穀遂具言且傲寵靈于明公某亦擬作一書
仰溷長者後因橐裝蕭瑟未能挈室而行某且獨身
操輕舸北家中數口徐作後圖以故未敢奉聞今者

當事者見寬而弟體中已罷甚不復可支一踏
春明萬苦攻人外因風塵內苦桂玉第此來閉關墨
守將迎荒減往時從此簡緣省事以安性命而尊餘
生或僥得之爾文在苦次胸懷如何阮嗣宗哀樂兩
失其中不必法也鄒爾瞻自戍所還竟拜省郎蘭省
中則遂假重趙武選吳趙兩史並以南金見珍世道
若此人生快事獨吾君典盍歿而不得見乎陽春能
不痛矣老母弟婦約以八月初四日離家不知何日
舟過貴里長途得無缺于資斧介日夜以爲憂向微勾

吳公子高義則弟且侍老母偕妻孥入四明山新奉
采芝爲老居士豈不亦甚適邪何以長安馬蹄爲若
然卽不當浪德此公子矣足下苦墻茨之變今何如
往嘗爲足下向龔府君顧令君苦口顧已遷去龔用
情不丈夫要當以柔道處之乃舉玉玦可也會劣冗有
言不盡

與劉觀察祭先生

自昔年遣二力弔先廷尉公及寒暄吾師左右山川
遼阻遂久絕緘題數從人問蜀道便鴻了不可得日

夜念之去歲以入計行臨發私度謂吾師此時服闋
必得相遇薊門一傾宿抱不意車騎更躊躇中道不
入春明無何而報先生且懸車而西鑠金點玉古人
所悲撥蜂拾煤聖賢不免高才投閒盛年丘壑謂用
人何門生聞之中夜而歎難以語人往遇令弟先生
以華亭丞來道出青浦某候之十里外延入縣齋置
酒張燈娓娓夜語載欣載慰恍見尊顏且令弟鬚眉
色笑絕類吾師某感而益嗟殆難爲別未幾遂北及
覲事竣還則令弟又有解糧入京之行道上相左而

某亦旋聞儀曹之擢自春徂夏遷延在家至七月初旬促裝北上尚得遇今弟于長安邸中握手相勞大慰渴饑稍稍得聞先生起居狀乃經年缺訊旣恨且媿終無以自解矣某以八月初九抵都門十二日抵做任仰仗寵靈長途無恙顧以期促單騎陸行不及携家老母妻孥尚在後發至今不得音問未免懸勞某此行良苦可爲知己道未可與世人言也此身之外都無長物至力不能做一居室而栖市口窮湫隘處諸君來遇者咸問何故居此騎一欸段黃馬曰何

故騎此某不能對也家人後發舟行又乏役夫比後
富事者覓得一郵符而使小力馳至前途候之十月
中計可得達京師矣五年作令得一曹郎於某自足
無所苦獨苦長安粟玉薪桂爾方今 聖明在御朝
政肅清苛細之政一掃而寬舒往言事得罪諸賢盡
還顯秩海內訢訢向風不肖得以一間曹郎快睹其
盛獨念吾師早謝事山林良爲遺恨然采芝種朮獨
占煙霞又何不適願先生第安之師毋諸公子而下
俱安不冗次脩書不莊不備奈何

與沈士範

華陽方伯過家山簡修一書託其從人致之掌記者
客長安不數日崖略作八行甚知罪過僕于同調二
人先太史及就李馮開之爾太史物故開之又以太
公之喪東僕今居長安無聊矣今兄罷昌平鎮還京
邸亦大索其僕自十月朔感寒疾伏枕四日櫛沐甫
兩朝不及省候今兄者半月矣良自歉然二日前有
家僮至自彭城老母舟以九月廿又九日發彭城計
十月半後可得抵春明門矣家兄護送老母外必則

逃荆人八口在船俱幸無恙讀華札知貴宅自尊慈
而下各各平安甚慰僕入京出入蘭省有多清暇署中
如水可以焚香讀書獨苦東方曼倩之貧爾而舟中
人又以空乏之來告太史公有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
然烈士寧瘦無腴雖貧亦楚楚有致哉入有華屋麗
姬出有鮮衣怒馬間左所豔僕不願也乃對長安諸
公日娑娑自得絕不作措大面孔男子饑卽饑爾安
能向人搖尾也收薛邑之責責者當未有息肩足下一
青衿雖立蓬粉何能爲第恐之一朝見天日了此未

晚也如今日獨可奈何僕居貧而疎財往爲今日以
俸錢畀故人賓客徒其身貧耳未始通人銖兩也趙
太史言身負人逋無面孔向人此士大夫之深戒也
足下天才高朗器局溫醇登之汝師通詫足下爲實
勝乃翁僕謂乃翁亦不易勝而其人材若此大自斐
然努力雲霄幹蠶起衰足下事也青山之盟久寒日
夜疚心裏事亦未諗舉于何日想亦爲力訕故有明
年欲圖一長差計可得往哭故人宿草教書敘心臨
風取塞

與李大參

某自違尊顏風塵作苦仰仗明公寵靈出入蘭省無
志干旄久駐吳中疆圉不警海壖按堵東方泰岱山南
國甘棠固已永鑄父老子弟之口矣邇者越國徼天
之幸得遂借輅車某在京邸聞之東嚮取酒酌地敬
爲桑梓識喜而不佞某曷昔以奔走下吏辱明公肺
腑之愛今且復得以部下子弟叨父師教育之恩私
竊自慶此生又何幸如之惟明公卓然有道大君子
神智淹通器局宏偉天下事懸解了徹追而後應而

并包吐納寬然長者至其文理密察中故并并遠韻
靈襟時出萬物之表卽方外方內何所不臻第恐并
洪見珍時急異實終致大位三事勞神則蓬萊度索
之期尚屬渺茫苟無廢性命壹意精修卽服官守
職旁午糾焚中固可潛鍊心神密繙真炁所至施仁
澤物又足滿其三千亦何害其爲了事大丈夫哉某
非知道者以愛厚明公之極妄陳其憤憤若此幸明
公留意焉不備

與陸君策

往與足下醉西冷橋上醉我家東湖醉虎丘醉峰泖
爲日亦久爲歡亦暢乃別來終抱耿耿何邪再別吳
王試劔石下與大帝陵口之別覺微不同陵口之別
握手踟躕數視日影河梁之義足爲千秋淒涼姑蘇
之別追隨竟日撒手卽行差近草草然僕以爲草草
之別深于踟躕何也畏別也所畏者別小遲則生情
生恨益不可任故忍而斷之一麾輒往然而別後之
恨又何可言又通多情人黯然銷魂四字描寫直若
畫君家元量當已行八行計已達久所幸有借計之

期把握非遠所不知此時僕尚在春明門不臨書牖
然不盡

與彭欽之

足下日在貧病而座上之客長滿茗奴麴君佐清歡
無日無之卽細君之簪珥那得不盡也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足下年猶未暮雖貧豈得輒爲潦倒之計窮
孟嘗差不俗耳第多言多事耗損元神此乃可懼者
僕此來交游訓應頓減昔時出自蘭省門庭寂然盡
日無剥啄聲大可焚香讀書固是僕簡緣省雜事之效

亦以子雲官冷鮑昭才盡名位不足奔走時人耳足
下可爲我賀矣若孟野北征相見非遠獨不知與足
下握手當在何時念之不能置廷韓之客更多于足
下比不甚罵墨陽弟子不如僕濫稱弟子口吻煙霞
踪跡馬蹄都無長進真可罵也婁東諸王先生久不
通問風塵之人無面孔向紫煙客猶以回光返照一
念不曾暫舍庶幾他日得見天日奈何奈何偶得小
詩一首奉懷知不足供解頤聊以識僕向往

與郁孟野

朱聶二孝廉圖叩闕上書已有生氣矣僕蝸蟻之力亦與有勞焉足下那得束手老困蓬蒿中又令里僮行其胸臆也不及與賤者同舟行想一時不能束裝故亦以僕不在使足下差池若此恨恨家僮至自彭城老母舟已離彭城十餘日矣想十月廿後可得到都門良爲懸懸耳僕以一蘭省郎婆婆都下無所恨獨恨足下未有處所爲德不卒未能遺之胸懷拳拳以此雲間風景近來何如舊遊何日久在彼中一旦去之未免關心二三故人不大落莫不村中女郎學

聞其竟成文成五利之詐那得言人情不相違
也李將軍乃垂翅東歸則以射不穿札故豈杜征南
其人邪間中偶得奉懷詩一首錄去求正

與徐長孺

李長源夜抱九僊骨朝披一品衣辟穀餐梨而身任
國事若陶通明賀季真必挂冠而去乃稱修真胡以
不同若此僕日逐長安馬蹄終朝罷勞夜則思臥不
臥則又有客夜譚所謂密緯真无者何可得欲了大
事因緣計必脫頭上冠乃可顧事勢有不能遂超然

者每一思省祇益三浩歎矣白首一官終填蒿丘萬
分不甘心世網牽人無能解脫日復一日流年不待
人奈何奈何足下云聖功不離心息相依此是至理
邇來不委頓于馬上則偃僂于人前息何由調心何
由靜塵勞之後易以昏沉求稍逸其身惺然者便失
之以此都無精進處獨有榮枯得失並不入據靈臺
猶可不大至墮落耳瑯琊太原暨辰玉公子此復何
爲久乏便羽一字不通良用惘惘余峰王翁走路得
不錯不謂成至真必假黃金粉黛僕斷不敢信不敢

從吾徒欲苦去色財而反助其煙焰邪男子學道修
真要 足三才參神聖見上帝我自家屋裏無有可
辨而外假婦人又謂黃金可致仙人地位卽與輸粟
得官者何異竊恐無是理也太原大賢以上人親受
仙師指授其所見云何足下高明絕世便中幸有以
教我

報張肖甫司馬

某方作一書報明公而老母適至蒙明公所艾護送
長差二人告行見臺下邊鎮遂以原修入行附往茲

復因尊使行輒再致一牘黃沙層木邊風如刀明公
卽擁重裘出行塞上得無尚苦寒乎昨聞之政府亦
極念明公南北驅馳久勞于外第以時方急大賢徠
人國家倚重明公奚啻金城千里計非河山帶礪不
足酬勞臣殊勲矣若以軀生區區愚見定知明公乃
裴晉公李鄴侯輩中人淮蔡功成綠野何時已見朝
披一品衣未聞夜抱九僊骨登臨山水擊結煙霞齊
勝之具亦須及神明視履未衰至寶吐光神劔出匣
雖欲謝人人故不舍想明公結念丹臺石室時不能

不動惘惘爾抑聞之道家有言戶樞流水又云火然
日動而未嘗有我明公卽處助勦游刃于虛喧寂惟
一固當無耗元陽者何日得伏謁車塵一陳固陋臨
風取塞伏惟爲社稷爲吾道自愛不宣

報張肖甫大司馬

某之北上辱明公相携登吳山望西泠六橋把酒清
言遂至娓娓明豁以小子無識而屈體虛懷披誠接
引意氣良高于古人又累拜明貺禮數過崇前路舟
車賴以不乏老母舟發又荷明公拳拳垂情給符遣

役長途挈敝舟而行時使人問老母無恙某聞之感
泣下拜世有大人長者爲後輩用情之厚若此者乎
無論明公鴻材偉抱卽此一片肝腸故自能使聞者
人人下淚乃今而知明公果非今之人也老母舟自
與仙鷁相失後受驚恐者三晷後至交河爲巨木破
舟老母荆人而下僅以身免某生平無長物僅有圖
書數篋今第已問之水濱是夕舟壞老母而下相携
野棲蘆葦中詰朝易他舟前今幸抵河西自非仰仗
明公寵靈事必無幸感何可言日夜望荊茅入都門

侍左右不謂復借邊隅伏念明公社稷重器封疆
勞臣南北奔走頭顱漸日雖忠臣盡瘁烈士苦心當
不辭行役顧朝廷之勞苦明公亦至矣邊鎮多事
北地冰霜極願長者加裘加餐咫尺台光可勝瞻戀
不宜

與趙汝師太史

隆下所知識嘗沈吟緡閱靈人化書悉謂大道不出
方寸靈明太上所云虛極靜萬盡之矣而虛極靜萬
不全在掩關習靜中得來掩關習靜萬緣屏息方寸

愔如便自以爲虛靜不知遇物觸境能保其不動如
故不譬之操舟者必浮江海必遇風濤然後乃信其
善操舟不浮江海不遇風濤卽云我習水稱舟師不
足信也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不聞其畏
境之殺心而盡屏去之也坐園先生掩關十年自許
業空一切纔出關時爲友人所揶揄勝心旋發十年
何爲禪家以事鍊心不取禪定以此且心隨境轉了
無定主者常見也盡屏一切兀坐苦空者斷見也神
明內宅觸境不動境去輒空常應常靜喧寂唯一乃

名如如關尹子有言不惟無思無爲者有名爲無我雖
有思有爲者不害其爲無我火終日躁動而未嘗有
我又云古之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今夫害我之靈明
者情識也非天地也妨我之靜虛者亦情識也非境
也公思不能爲火爾今公惡緣境之爲害而思逃于
空谷自以爲息機養形非也則是不去識而去天地
也有是理哉試觀喧寂動靜之旨則知息機蓋不在
掩關也味戶樞流水之言則知養形蓋不在習靜也
公胡不姑以其身置之境上令煩囂澗雜鞅掌紛拏

之物種種在前果能不深不又令可喜可怒可驚可懼之事種種經心果能不動不能之又何必急于離境若尚未也又何貴急于離境不如且以世間萬緣凡常習察磨鍊其心以一切智易一切識以一切心平一切境總之本無一切亦是假名從此修習漸熟漸輕靈光漸露大藥漸生向後掩關未晚也今天下之望歸于明公少婆娑可立致大位而爲其所欲爲三千八百古人所急在清微之上尚降而爲之公業操在手而自擲之何也古之君子患不逢時而名不

立今天下以明公爲景星卿雲而君相虛已以求明
公甚力不可謂不逢時矣出處大節士君子所重如
其秋毫有礙棄三事直灰塵耳今公之所遭秋毫無
礙何急而爲掩關之計也豈以聞者細人微語芥蒂
邪若然則公之方寸若風中之燭浪中之漚雖掩關
百年何益

與李觀察

明公之知某至矣卽古人無以加某不能以古人報
明公者非夫也蓋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

禹則受受不聞其何如感也堯以天下與許由湯以天下與務光則逃逃不聞其何如感也周以齊與太公太公受之以傳子孫不聞太公之德周也齊人以二公與陳仲子仲子不受去而爲人灌園吳人以吳與季札季札不受去而終身爲布衣不聞二子之德齊吳也晏嬰解驂以脫越石父于難越石父歸晏子後不惟不見德又告去也人下壺漿以飯麥旅日以嗟來食黔婁活二子之命也二子不惟不見德又從而吐且怒也夫天子三公大物也脫難之與活命恩

非細也。古人：不聞指青天誓白日雪涕淚，離肺肝，飄然而來，飄然而去，幾與浮雲冷風等。乃一稱相知，則有漆身吞炭，抉目剖心，燔妻子，湛七族，慟哭流涕而不止者；竊嘗疑之。寥廓之士，頽洞之夫，智括天壤，量包陵谷，陷之不動，怖之不驚，摩之不思，轢之不怨，浮雲冷風，靡大不細，而獨區區急一知己者，何以知己。洵難也。黃鵠一遇風雲，則六翮沖舉，騏驥掩以泥沙，則兩耳低垂，蓋觀于不知己者，而後知知己之難也。余觀士之在不知己之前，低眉高目，俛仰婉孌，我以

爲青天彼以爲黃泉我以爲如矢彼以爲繞指我標
隆隆彼曰庸庸我遵蕩蕩彼曰委巷我方彼圓我白
彼玄唱則不和和則不唱弛則不張張則不弛茹則
不吐吐則不茹舉步則蹶轉喉則觸將降心而逶迤
則掉于有激將開口而別白則耻于自明豪傑遭之
疇不蓼矣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所謂不易
者多端哉事出常格則越拘牽難勢有適然則諒生
平難地隔千里則照遐遠難幾在詭屋則察幽闇難
外和其光則燭至隱難內守其神則絀皮相難迹嫌

疑以則持焉信難語涉雷同則用獨見難毀譽失真
則於實難多口屢至則不惑難武王黃鉞義士非之
于見南子子路不悅夫武王不見信于伯夷猶可孔
子不見信于子路何哉是越拘孿之難也管仲家貧
則臨財而貪有母在則臨難而逃時不利則策事而
多敗向微鮑叔則管氏一妾庸人也毛義以親故捧
檄而喜見者鄙之及其屢徵不出然後媿歎以爲不
可測若不觀其後日則毛生一饕富貴人也崔浩謂
高允乏矯矯風節及國史之難浩也聲嘶股栗而允

餘各從容非矯矯風節乎是諒生平之難也漢武帝
曰東方朔在朕側十有八年而不知其爲歲星夫朔
日侍武帝之側而不知其爲歲星況遠在千百里之
外者乎是照遐遠之難也鄭袖爲楚宮人所賣至于
截鼻王嬙爲毛延壽所毀棄在幽宮鼯錯爲表蓋所
中給載東市顏真卿爲李希烈所陷畢命賊庭人主
咫尺不得見對面不得譚是察幽闇之難也壺丘子
幾發于踵示以波流則鄭國之神巫不能相玄珠沉
于赤水則契詭離朱索之不得許由不受堯文天

而逃至于逆旅主人逆旅主人疑其竊履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負薪季札教之以取遺金披裘公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是燭至隱而緇皮相難也尹吉甫之繼妻以蜜致蜂而穿伯奇于少顏子撥煤而食雖仲尼亦不能辨必託以祭祖而後顏子之心迹始明是信嫌疑之難也匡章不孝通國稱焉孟子與之遊雖其徒猶惑之是破雷同之難也阿大夫治阿而阿不治而譽言日至卽墨大夫治卽墨而卽墨治而毀言日至非齊威之明則刑當倒置是核

實之難也。曾參之母方織，或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非殺人者。」及其告者三至，其母投杼而走。夫以曾參之賢，不能必信于其母，况無參之賢與母之親者哉？是不惑于屢至之難也。宵人鄙夫，涇池其身，茫然匿情，求名足以移聽，趨迎佞巧，足以奪心。于此而辨其不肖，不亦難乎？賢人貞士，動挾日月矣。然收其實，不采其華，殺其神，不矜其光，醇朴孤貞，耻于自炫，方正耿亮，拙于逢迎。于此而辨其貞賢，不亦難乎？乃若貴居大人而欲知其羣下之賢否，尤難矣。何者？

名位隆炎則奔走自衆貴賤遠絕則障蔽易生我用
吾之聰明則揣摩不盡中也我寄耳目于人則議論
不盡公也宵人僂巧易喜我喜則不肖益不得聞何
者我喜而人談其不肖不易入也人或曲護其短而
粉飾其美以迎我賢人方士易忤我忤則賢益不得
聞何者我忤而人談其賢不易入也人或曲隱其善
而攬撫其短以迎我人曲護其短而粉飾其美以迎
我久之則其賢牢而不可破人曲隱其善而攬撫其
短以迎我久之則其不肖亦牢而不可破嗟乎傷哉

此知人者之大懼也非甚公且虛有不蹈斯弊者鮮哉士高步冥寥不傍藩籬通脫跣弛不修細謹我以檢柙求之十失其九砥志苦心修行慎獨與神明伍而不與世俗諧我以蹤跡揣之亦十失其九廣心竝譏馳騫九州圖鐘鼎之勲而略襪線之任我以細事知之亦十失其九凝靜深沉屹如丘山遲而若鈍迫而復動是社稷之器也我以捷給偵之亦十失其九丰采英毅襟懷踈暢智如炙轂事若迎刃可以應國家之倉卒而緩急倚辦是濟變之才也我以持重膠

之亦十失其九寬仁有度溫溫愷悌若騶虞麟趾然
我以闡茸短之亦十失其九慷慨激烈義形于色我
以亢暴目之亦十失其九行潔志芳脩然風流率性
而行不飾邊幅廉而或奢清而混俗內約妻子外豐
朋友我以小康律之亦十失其九知人若斯其難也
古人安得不慟哭哀傷而以死報知已哉某天性闊
疎少以豪縱自喜晚乃深悔返就繩墨爲人明白洞
達絕無町畦不設城府不畏陽過而畏陰譴不修廣
庭而修屋漏其爲吏嚴于治身而疎于接物廉于取

財而濫于施予簡于將迎而詳于民事善媚黔首而
或傲上官陽示華豔而陰求清約口游濟濟而心抱
朴真又生平之虛聲誨其妒尤雕蟲掩其本實其爲
人顧不甚難知哉某束髮時嘗受知兩司馬逮其物
故某哭盡繼以血爲之尸祝于家然兩司馬之知某
者以文爾而明公則獨知某之心此非神明澄朗水
鏡在懸胡可得也蓋某之爲人雖某不能自知卽知
之亦不能自名卽名之亦不能自解嘗端坐疑神鏡
得之而危失之旣承明公絕代相知請略陳固陋某

于天下一物無所好頗好讀書則又汝獵而不肯精
好畜書雖禹都二酉金張玉版之秘偶而得之隨卽
失去不甚愛惜或謂某曰汝所不好悉長物也若古
人秘書鄴架之寶旣已好之何故不存曰某踈不及
此以俟他日此其不可解者一也所最好者二三知
已聚于一室清夜張燈焚香啜茗高譚性命剖析玄
微參三氏之異同窮九流之要眇間以世法旁及神
怪掉而之六合之外收而返六合之內濃必有理澹
必有致亂必有序放必有歸清遠之中時出莊語譎

浪之內亦多名言聽之使人覓拍拍而飛動神怡悅而遊于四荒然多言數窮損精耗氣退而未嘗不悔悔而迄不能改譬之貪夫殉財淫人好色內省生平獨有此一嗜亦幾成癖矣而或倉卒與人相遭欲作寒暄一語若病瘖然急急索之愈不可得而罷每爲人所嗔以爲慢已夫劇談能辨萬言而胡倉卒寒暄不能作一語終夜饒舌亦終日而危坐此其不可解者二也生平坦直不能欺人謾語內可驗妻子外可證賓客明可對人言幽可質神理亦旣完醇抱朴沖然

不澗而或吐辭落筆雕繪鑿悅駕馭徐庾之浮巧蕪剝
臯之不堪令遠聽之徒見以爲華而不實雖復語以
精誠不信此其不可解者三也爲人實陰重不泄人
之隱情入耳有經數十年用漏諸口當其塔然忘我
能於萬衆中收視反聽若空谷籟寂者然雖風雨驟
來雷霆下擊龍蛇震蕩江河倒流天魔倏與袂鬼跳
梁處之惺如又當風波百折毀譽叢生呼吸翻掌禍
福不旋踵亦能靜以鎮之其色不動其神不擾乃或
縱步而往縱心而適縱口而譁挑捷跌宕大類輕桃

之夫此其不可解者四也止無擇于王公下無擇于
所養沒愛燕容其門如市而性或不同情或見匪勢
赫可畏調俗難諧間有同巷而不能承其顏屢接而
不能舉其姓往往以耿介獲罪此其不可解者五也
處家不治生產問以妻孥之年童僕之數米鹽之有
無皆不能舉室後構一小樓皆婦爲之自初婚以至
落成某未嘗一寓目焉遇寒而衣遇饑而食織紉井
相竈突經年而不一至其處有僕夫在某家三五年人
試問以姓名茫然也有金錢界人恣其出入報盡卽

已不詰其數也時人並目之曰踈然其爲今黔首之
至于前一目輒不忘又能舉其父母妻子昆弟記其
室廬知其隱事事關民瘼終夜而思之一夫入于奸
狴一人絀于法網一事未竟一錢未明無時不往來
于胸中必了此而後朝食又雅類不踈此其不可解
者六也又性素習嬾一几一榻意欲移之以嬾故輒
止雖食亦肯以嬾廢亦復不饑然爲其民請命爲其
身謝過嘗拜天日禮北斗蒲伏明神卽終夜不寢累
月不解上帝百神蓋無時而不廩廩目前則偶發邪志

忽若霹靂砰訇驚汗軟軟而止爲人頗輕于七情得
喪榮瘁絕不入居靈臺而獨苦名慾根不斷時有小
怒若燎枯草一焰過矣嘗治怒三年其始如以虻蜂
撼石了不爲動如以婦人調劣馬了不爲使苦心而
調之遇觸輒發過而後覺覺而悔之晚矣其後發半
而後覺雖覺不爲殺其後發而隨覺急調之少殺焉
其後將發輒覺覺而調之輒止又其後調之熟而平
槩柄在我矣又三年治慾若頓重兵堅城之下雲梯
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若以巨石壓草石去草生若以

冷泉沃渴吻暫時清涼過而復熱獨可奈何哉嘗借
上清之劔斬之逾年而不動業自謂已斷其後忍不
啓復動乃知其根固在也又三年治名有小過必自
暴之有小善秘之不令人知之毀已卽不色怒其
心必有不釋然者人之譽已卽不色喜其心亦必有
德其人者徐而思之事有在我不在我聞人之譽
則喜聞人之毀則怒以吾之心神而僕僕焉爲人毀
譽之役不亦勞乎譽則喜毀則怒抑何福也毀得其
真吾方惴惴思改毀不得其真于我無與也而怒何

爲者與當乎我我之所固有耳譽不當乎我而浮焉
我媿且懼也而喜何爲者人之譽我者不少矣而又
怒人之毀必欲要世之人而盡譽我虛名滿世何爲
乎有如一且先朝露此名能及白骨否也蓋自此而
恨日以漸減某之調心勤苦若此至其性所嬾雖強
之亦不爲此其不可解者七也爲今所得俸錢盡以
與九族親故不留一錢其婦亦助成之當其不給簪
珥略盡偶發豪興治酒徵歌負從如雲觥籌如雨雖
五侯之門不過也詰朝洗盞而廚無晨炊世人覩某

如此遂妄有臆度某置不辯往以入計事竣東還而
饑于路從友人乞貸乃得東而聞禮曹之擢貧不能
治北行之裝遂家居半年入四明山中採藥不返所
知勸駕其後貸于勾吳而始成行昔者王陽之爲人
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世疑以爲有丹砂乃人知某
之廉者少矣豈非以竒迹駭人哉此其不可解者八
也若而夫者而明公能從衆中知之詎不難于古人
哉某居吳會一月不見明公則低回而思明公與某
言亦恒移日而不能去其所扼腕談性命者十九談

世法者十一談爲人者十五談爲吏者十三大都各披其誠而不相匿各攻其短而不相恕忘形骸而不反于褻略苛禮而不比于慢情同兄弟義兼師友相知如此可以無恨明公嘗爲某言天地清晶其出如竅者道也人生五濁陷于大戮者慾也神能有慾故物得奉之人而無慾則魔事不能燒之子無慾矣某矍然離席曰談何容易明公不知僕矣某視天下之物一無所好至于男女之慾亦猶夫人耳兼之名根爲障去道彌遠蓋嘗書紳以銘與神以誓苦形以自

罰虛心以自度至于寒暑晝夜展轉反覆若制毒龍
若克大敵爲力甚勤取效甚少久而漸熟差減于初
而明公輒許某爲無慾得無傷知人之明乎公曰男
女之慾去之爲難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
生我者以此則其根也根故難去也古天竺先生號
稱離慾蓋以空得之雖上帝所治猶爲慾界高真上
仙偶動一念輒往人間而古帝王廣設后妃御妻世
婦儒者日以廣繼嗣非爲慾也亦或以不能遣之而
以此正人道防淫也漢高祖光武昭烈唐文皇咸振

世英雄識量不凡而閨闈婉孌之情幾與常人等項
羽石虎之流雄猛虓暴殆非復人情至見女子周旋
雄猛之氣一時都盡蘇子卿胡邦衡文丞相諸公非
世所謂秋霜傲日之士哉而亦不免留情于此孔子
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辭亦痛切足悲哉根
之所在難去若此卽聖人不能離慾亦澹之而已離
則佛澹則聖抑而寡之則賢縱而宣之則凡公自自然
則名何以難去也曰亦根也根故難去也今夫三寸尺
童子人稱其賢則喜稱其不肖則艱然怒童子何知

則豈非性生者哉杜征南沉碑于水曰後世安知深
谷不爲陵者其好名亦太甚矣彼修名之士固無足
論神禹受命于玄夷使者以勤萬民功在河洛矣兩
所至亦往往劉巨石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又曰闇然而日章夫旣闇然矣安用日章爲蓋似亦
未能忘情于章者至于巖穴枯槁之士脫屣朝市抱
影雲霞彼其滅迹而長往固已無羨乎人間之小名
然亦猶有可揣者韓康賣藥于市不貳價一女子噴
曰子非韓伯休邪何爲不貳韓康乃歎曰吾賣藥逃

名也而令女子知吾名安用居此爲遂去之若伯休
可謂不好名矣然伯休之名而令市井之女子知之
其名亦太盛矣哉倘可不逃乎則伯休蓋逃名者也
非所謂不修名者也孫登處于石室無人知者阮嗣
宗訪焉與之譚論登悉不應乃對之長庸意盡而退
至半嶺聞有聲如數部鼓吹則登嘯也夫公和躡迹
深山人與之譚則不對與之嘯亦不省則亦已矣何
其人退至半嶺而復以數部鼓吹者歷之公和躡迹
猶有勝心焉余觀至道之人躡景登遐道清都而猶

往往不忘情于人間之文字與其所遺之祠宇何也
昔真人謂司馬子微曰子名在丹臺石室何憂不僊
乃竊意古之靈人幽士滅迹闕影視人世之小名不
啻幻泡彼蓋有所以易之者在人世為枯槁在天主
為榮華使其去人世之幻泡而弃去其所謂丹臺石
室者亦恐其未免于無聊名之難去蓋如此聖賢不
能無名而其好與人異樹其根不能不發而為華聖
賢蓋為根設也非為華設也乃根實而自華及其華
脫而根在世人之好名者不然抱一藝則急于人知

修一善則急于人知名之所在而奔走焉有得有不得而喜愠生焉以精神佐奔走以喜愠佐毀譽甚至至有無其實而欲以智力盜有其名者欺天罔人罪莫大焉性靈安得而不受傷哉大道安得而不受障也吾人亦損之而已老氏有言爲學日損爲道日益此之謂也夫某之有慾如此而明公輒許某爲無慾明公其殆不知余哉獨奈何以古人之知德明公也蓋某于天下物一無所好而獨苦此名慾二根所以求去之者不可謂不勤顧天下知某之無所好者寡矣

知某之無所好者猶或有之知某之求去二根用心
若此其苦而用力若此其勤者蓋百無一二焉而明
公知之安得不難于古人哉雖然某之德明公之知
著此者亦名根也又淫于辭矣敬致一通復明公知
余過